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列兵卢佳宁怎么也没想到,来到南疆军区某合成团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当兵,第一次落泪不是在训练场上,而是在连队荣誉室里。

那天,卢佳宁和新兵战友们一起,在该连第27任指导员郑凯歌带领下,走进了连队荣誉室。

迎面映入眼帘的,是一尊铜质塑像。郑凯歌介绍,这是为纪念当年该连党代表李狄三所立。牺牲前,李狄三未留下任何影像资料。20年前,连队一位有才气的战士,凭借李狄三画像及老兵的有关口述,精心制成了这座塑像。

塑像前,摆放着一份早已泛黄的遗书。从字迹上看,这份遗书是在人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写下。卢佳宁俯下身,仔仔细细地读着——“我可能不行了,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,万望交给党组织……”

“71年前,连队在党代表李狄三带领下,以牺牲63人的代价,在解放藏北的征程中立下不朽功勋。李狄三也因高原病不幸牺牲。生命垂危之际,他写下了这份遗书。”郑凯歌的声音低沉浑厚,结合着图片展示,官兵们仿佛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。昔日先辈以血肉之躯勇闯“生命禁区”的身影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“两本日记,一支钢笔,几件衣服……”卢佳宁眼睛湿润了,“这些并不值钱的普通物件,就是一名党代表的全部遗产!”

“党员应该是什么样?军人应该是什么样?作为年轻一代,‘进藏先遣英雄连’的精神该怎样从我们这里传承下去?”郑凯歌的连续发问,让在场新兵陷入了深思。

此时,卢佳宁的内心掀起阵阵波澜。前不久,他还因受不了军营新训之苦,在日记本上写下了“熬过两年,再也不踏足这里半步”的话。对比李狄三烈士的事迹,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一份遗书带来的心灵触动

■ 袁 焱 纵 恒 冯 毅

苦,在日记本上写下了“熬过两年,再也不踏足这里半步”的话。对比李狄三烈士的事迹,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
当他再次抬起头时,已经悄然握紧了拳头:决不能给咱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丢脸。

接下来,卢佳宁又目睹了“大功墙”——那墙壁上展示着包括136个名字的“进藏先遣英雄连名录”。名录上标注的63个黑框里,正是当年牺牲的63位烈士的名字。一个个黑框,犹如一块块基石筑起一座巍峨丰碑。

“同志们,当年,咱们是全军唯一一支人人立大功的连队。”郑凯歌说。卢佳宁凝视着“大功墙”上的那136个名字,仿佛要把这些英雄的名字都记在心里。

此时,集合的哨音响起,卢佳宁不舍地从连队荣誉室离开,和战友一起向着集合点疾步奔去。自从踏上雪域高原,他的步伐从未像今天这样坚定、有力。

荣誉室里,136个名字仿佛在低声诉说着昔日的征战往事;荣誉室外,新时代年轻官兵整齐列队,迈向新的征程。

新闻样本

136名“进藏先遣英雄”和他们的传人

■ 梁五一 冯毅 纵恒 本报特约记者 张强

记者调查

71年前的那次远征,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被历史铭记。

从新疆于田到藏北阿里,全程1400余公里。现在,这一距离乘坐飞机半天即可抵达。当年,这支连队的官兵却用双脚丈量了整整1个月。当五星红旗飘扬的那一刻,藏北高原从此有了“金珠玛米”。

有关军事学者如是评价: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的先期进入,像一把钢刀扎进了雪域高原,对西藏各界带来震撼性影响,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。

如今,71年过去了,只要提起解放西藏,人们依然会想起英勇顽强的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,想起那136个载入史册的名字。

一面“大功墙”承载的历史之重

清晨,连队迎来了特殊的客人。

他们是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战士王兴才老人的亲属。2017年10月,98岁高龄的王兴才老人与世长辞,走完了他光辉而又平凡的一生。至此,136位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立大功的英雄们,全都融入了历史长河,化作了喀喇昆仑间的巍峨雪峰。

提起王兴才老人,现在的连队官兵都知道,他退伍后,在距离连队驻地20余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安了家,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。

直到2011年,连队几经辗转找上门,大家才知道这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,年轻时是136位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立大功的英雄之一。老人在去世前,反复叮嘱子女:每人都要替他到自己魂牵梦绕的老连队看看。

走进荣誉室,上士储明亮和王兴才老人的家属来到“大功墙”前。他们看到,老人的名字位于第10列第9号。

“王老前辈,我们都惦记着您,惦记着连队立大功的英雄们。”储明亮将前不久刚获得的二等功证书摆放在墙边,面对“大功墙”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
多年来,每当连队战士立功或者受到上级表彰,他们都会用这种方式与连队前辈“对话”。

储明亮和他的战友们都清楚连队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——1950年,毛主席下达“向西藏大进军”的号令。136名官兵组成先遣连,在党代表李狄三的率领下,从新疆于田县出发,怀揣“和平解放阿里”的使命,义无反顾地奔赴莽莽昆仑。

挺进昆仑山2个月后,先遣连向组织发过这样一份电报:“99%均病,头痛心口痛、头部肿胀、眼肿嘴肿、脸部起水泡脱皮,恶心想吃东西是普遍现象……”

高原的残酷,让先遣连官兵措手不及。最多时,连队一天为战友举行了11场葬礼。

在先遣连的进藏过程中,连队牺牲



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官兵瞻仰李狄三塑像。

刘越摄

的63人,没有一人死于战斗,全部都被高原病带走了生命。

在严寒缺氧、补给断绝的极端环境中,先遣连孤军奋战长达1年零3天,将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藏北高原的千年冻土。凯旋后,连队被授予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荣誉称号,每名官兵被记大功一次。

136个名字,136个大大!的确,这支连队无愧于这份殊荣。

当年,蒙古族战士巴利祥子是连队最强壮的战士,在与阿里噶本政府的比武中力断强弓震慑敌胆,他也是连队第一个牺牲的战士——为缺乏给养的连队连续捕猎,最终因高原病倒在了途中。

先遣连出发时,王震将军托人送来4支盘尼西林(青霉素),这种如今再普通不过的药物,在当时却是先遣连的救命药。李狄三生命垂危之际,党支部决定使用一支盘尼西林,却被他拒绝了:“我已经不行了,把药留给其他战士……”

记忆飘远,未曾亲身经历那遥远过去的人们,今天或许很难体会当年先遣连官兵付出了怎样的牺牲!连队几经转隶重组,这面“大功墙”都被保存了下来。这面写满136个名字的墙壁,无疑成为这支连队永恒的精神坐标。

一曲战歌中蕴藏的血脉赓续

“挺进!挺进!挺进!向西藏,向阿里,向祖国边疆进军……”

激昂的歌声从连队荣誉室传来。2021年首批春季入伍的战士在四级军士长秦振旗的带领下瞻仰先辈事迹。秦振旗讲到动情处,便为大家唱起了《挺进歌》。

这是一首独属于先遣连的战歌。当年,党代表李狄三带领136名官兵挺进藏北阿里,出发前他写下了这首歌。

秦振旗的歌声高亢激昂,23名新兵从一开始的好奇,渐渐被感染、轻声跟唱。那歌声仿佛把大家带到了当年先遣连的征途上。

今年,是秦振旗在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的第16个年头,也是最后一年。看着23双略带稚嫩的眼眸,秦振旗就像看到了自己第一次步入连队的那天。

一切都和现在很像。刚下连,他随着指导员走进了连队荣誉室。“想当年‘进藏先遣英雄连’的兵,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唱《挺进歌》。”话音刚落,指导员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。当时指导员唱歌的那股认真劲儿,至今让他记忆犹新。

从那天起,《挺进歌》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军旅生涯。晚点名、欢送老兵、进出营门、集会……只要是能唱歌的场合,总少不了《挺进歌》那激昂的旋律。

秦振旗深刻理解并爱上了这首歌,是在他已成为下士的时候。那年,连队剑指昆仑,参加跨区实兵演习。车队在蜿蜒的群山达坂间攀爬,道路当时还未完全实现硬化,秦振旗在颠簸的装甲车里吐得“七零八落”。

攀上黑卡子达坂,暴风雪不期而至。车队难以成行。连长集合官兵商讨对策,决定人工铲雪开路。没干多久,不少人累倒了。海拔4000多米,一边是峭壁,一边是悬崖,秦振旗手攥铁锹不住地头晕目眩。

“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。”“压倒一切困难的气势。”……大家争相发言,秦振旗频频点头。

“大家说的这几股‘气’,就是咱们连传承下来的精神。只要有这几股‘气’,在,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紧接着,秦振旗开始给大家教唱《挺进歌》。

“挺进!挺进!挺进……”歌声再次响起。激昂的旋律中,蕴藏着红色血脉代代传承的密码。

三场比武背后的精武传承

瞄准,屏息,击发。“砰砰砰……”伴随枪响,目标应声而落。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中士史景方,作为全团唯一一名参加狙击手比武的选手,一路过关斩将,夺得冠军。

“我没给咱连队丢分。”走下比武场,史景方激动不已,“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”。

他一直有个当神枪手的梦想,而这个梦想源自一次座谈。那年,连队第一任副连长彭青云老人在家人陪伴下来到连队,探访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官兵邀请彭老一起座谈,讲讲当年在连队时的故事。彭老哈哈一笑,打开了话匣子:

1950年10月,昌都战役胜利后,当时的阿里噶本政府迫于形势,不再和解放军兵戎相见。为阻挡先遣连继续前进的步伐,他们提出要官兵比武。如果先遣连输了,就得满足他们的“止步”要求。

勇往直前的先遣连爽快“接招”。比武场设在哈草滩上。在手枪比武时,半空中设有5个羊头靶子。这时,彭青云主动请缨来到阵前,只见他抽出双枪左右开弓,5个羊头靶子应声而落,震惊了在场的人。

最终,先遣连赢了,阿里噶本政府只得给解放军“让路”。

听到这里,还是列兵的史景方,向彭老投去了敬佩的目光。也正是从那时起,像彭老那样当神枪手的梦想,在他心中“生根发芽”。

谈到史景方,指导员郑凯歌说:“在连队,他不是最有天赋的,但他是最努力的。”

新兵考核时,史景方的射击成绩并不理想。在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这样的荣

誉连队当兵,让他一度感到压力山大。参加那次座谈后,史景方悄悄地在自己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:“我要成为彭爷爷那样的神枪手。”

为了提高握枪瞄准的稳定性,史景方晚饭后就练习穿大米,时常练到大半夜;白天,他专挑砂石地进行训练,一天下来,胳膊、膝盖都被磨破了皮;为了稳定呼吸,他每天将水盆接满水练习闭气,经常将自己的脸憋得通红。正是在这样的苦练下,史景方一步步地走向了自己的梦想。

在连队,如此拼搏的战士不只史景方一个。

今年初,连队荣誉室里新添了一件陈设——那是一双左脚大脚趾处烫了个大洞的胶鞋。

鞋的主人是储明亮。在去年底的一次武装侦察比武前,他的脚趾不慎受伤,指甲盖外翻,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。

为了如期参考,储明亮用烧红的火钳,在胶鞋上烧出一个能将脚趾外露的洞,咬着牙走上了比武场。

最终,储明亮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。这双鞋也被留存下来,放进了连队荣誉室,和先辈遗留下的诸多物品一道,融入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的精神谱系之中。

两面战旗折射出的时代转型之变

连队荣誉室里,陈列着两面战旗。一面是先遣连进藏时,副连长彭青云威风凛凛地骑着战马、手中高擎“向西藏大进军”的战旗。

另一面是2019年国庆阅兵时,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旗手擎着绣有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字样的战旗。

两面战旗,两个时代。昔日跃马扬鞭上昆仑的先遣连,如今迈步在信息化转型的大道上。

其实,连队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。中士殷飞,是在改革中转到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的。防空兵专业的他在老连队是训练尖子,到新单位后成了专业“小白”。类似情况,在当时的连队不在少数。

面对新装备、新专业、新人员,连队面临着严峻的转型考验。能不能在新时代延续先遣连的荣光?这个问题的答案,连队党支部一班人一时心里也没底。

转型后的第3个月,连队就遭遇了挫折。

那是连队组建后首次参加的一次合成营战术演练。习惯于唱主角的他们猛打猛冲,忽略了与防空要素和后勤保障的配合,导致战场脱节,十几辆装甲车成了“活靶子”。连队的演练成绩评定在全团垫底。

这是能查到的连队历史上的最差成绩。一时间,上级领导的批评,兄弟连队怪异的眼神,战友间的抱怨接踵而至,憋屈和不甘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。

“一次失利不能失了士气。”那天,党支部组织所有党员分析连队形势,殷飞也在其中,连长和指导员在会场立起了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的旗帜。

“长期以来,连队顶着荣誉光环,各级高看一眼,厚爱一分,我们决不能有负拳头连队的美誉。但改革后要认识到,合成营才是未来战场的‘铁拳头’,我们要当一根‘强健的手指’,攥指成拳才能发挥出最大力量。”

郑凯歌还为大家阐明这样的道理:转型是变化、是生长,要想能力升级、本事扩容,“拔节之痛”在所难免。

望着鲜红的战旗,听着慷慨的动员,殷飞的心热了起来。他说:“跌倒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没有爬起来继续冲锋的勇气;谋转型、当精兵,不能辜负了‘进藏先遣英雄连’的称号。”

“那段时间,连队官兵讨论最多的是转型,想得最多的是奋起。”回忆失利后的日子,殷飞心中感慨万分,“那是我当兵以来最羞耻却又最昂扬的时光!”

压力和动力是一对“孪生兄弟”,此消彼长间,连队轰轰烈烈的高原大练兵开始了。从基础科目练起,官兵练在岗位上苦练本领。干部每人负责一个专业,逐字逐句钻研教材,想方设法熟悉装备性能、探索战术战法。

受高原气压影响,装甲射击弹道与平原相比差异明显。射击技师胡伟不放过任何一次实弹射击机会,带着射手一遍遍试验,一遍遍测量,终于掌握了某型装备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施精确射击的要领。

整个连队就像一个被不断压缩的弹簧,等待着力量释放后一跃而起的那天。去年底,再次走上训练场,连队“三大专业”考核成绩人人优良,殷飞还刷新了团队特高寒条件下实弹射击纪录。不忘半年前训练场上的那次失利,这次终于扳回来了。

为了这一成绩,连队官兵投入了大量心血和汗水。连队先后有31人次因过度劳累引发高原反应,却无一人申请下山。

在一张合影照片上,官兵面庞发黑、嘴唇干裂,却笑容灿烂,像极了先辈的模样。

创业维艰,守成不易。从高原返回营区,连队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将战旗放回荣誉室。殷飞主动请缨,双手擎着战旗在“大功墙”前向先辈报告。

面对鲜红的136个名字,殷飞还未张口便湿了眼眶。他知道,这一年的高原驻训有多么不易,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先辈们当年有多么不易。

战旗猎猎,新时代“进藏先遣英雄连”的传人们郑重地向136位英雄致敬。跨越时代的千山万水,这136个永载史册的名字在一代代传人心中回响……



连队开展新装备列装后首次实弹射击训练。

郝宣摄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第1010期